

區域性教育培力(empower)的在地化行動

顧瑜君、廖千惠、林育瑜、蕭富如、鄭揮騰、許靜宜

本文以花蓮縣中區三個鄉鎮的青少年學習團體為核心，以在地青年、社區兒童青少年的參與，透過活化閒置空間作為連結的起點，嘗試運用策略聯盟的方式，以「二手物流」與「鄉村農業」活路為媒介，串連起以青少年學習為核心的區域合作，發展出以青少年為主體的在地關懷模式。我們企圖在行動中教育培力(empower)(empower)在地青年、青少年，激發在地青少年的活力、視野、關懷與行動力，透過以孩子為主體的教育行動方案，活化社區與區域發展，創造出新的鄉村價值，以改變鄉村的容顏。

鄉村不同於都市的產業，鄉村的生計可以透過價值的轉換而有所不同。二手公益商店是從關照弱勢生計的觀點出發，以綠色消費為策略；實際上期望達到惜物的生活習慣、資源的互通有無，藉由物品的再利用、再生等方式，改變對於物的看法與使用方式。二手公益商店的經營模式可以透過推廣的方式，讓其他區域作為參考案例；創造新的不同地區合作的可能，建立起屬於鄉村的在地產業特色。

這是個以教育為核心的行動歷程，企圖在既有的社會價值之外，發展出屬於鄉村的價值。而在地青年與青少年透過參與行動的方式，深化對在地的認識。同時，他們的改變，也代表著家鄉未來的變化。跨鄉鎮的策略聯盟做為思考未來執行的方向，期望透過商店空間平台做為媒介；以資源的串連、人才的流通與應用，讓花蓮縣中區從事相關的青少年學習組織，可以產生夥伴關係；一起為花蓮的孩子、鄉村、部落開展不同的未來，點綴起獨具特色的鄉村樣貌。

關鍵字：策略聯盟、區域發展、鄉村教育、青少年學習

壹、前言－我們在鄉村一起打拼

在鄉村教育與社區工作多年的前行路程中，我們結識了花蓮當地許多的教育和社區工作者，並且透過合作交流相互支援鼓勵。97年八月起，我們的工作團隊協助花蓮縣壽豐鄉豐田村的社區組織，以閒置空間再利用的方式，將一傳統的日式「風鼓斗」老房子，改造成社區二手公益商店；由當地兒童青少年參與經營，成為社區內的學習的平台。將台灣傳統社區中換工、互助的概念為素材，並融入社會企業的專業，去發展一個在地的、社區的二手商店營運模式。因為營運穩定，第二年開始進行區域性策略聯盟，將花蓮中區三個鄉鎮的兒童青少年社區工作者串聯起來，共同行動、探究協助鄉村弱勢兒童青少年的工作模式。

策略聯盟能否成功的一項關鍵，在於慎選合適的夥伴。良好的夥伴關係，需要彼此能夠共同工作、分享人員、知識、流程以及文化(Kaplan & Hurd, 2002)。98年度，以壽豐的商店為基地，展開嘗試串聯花蓮縣中區三個鄉鎮，進行「以二手物做媒介、青少年經營為主體」的——「鄉村孩子策略聯盟計畫」。同時，企圖促成學校資源連結：以東華大學、台灣觀光學院、慈濟技術學院學生為主，規劃學習方案，參與計畫擔任陪伴青少年發展的伙伴成員。並邀請社區成員參與，發展生活化的鄉村教育學習方式，產生資源與人才的流通與應用。這是個以教育為核心的夢想和行動歷程，企圖在既有的社會價值之外，發展出屬於鄉村的價值。而引導在地青年與青少年，透過參與行動的方式，深化對在地的認識；同時他們的改變，也引導著家鄉未來的變化。

我們想做的，不是直接去幫助弱勢青少年，而是讓弱勢青少年參與社區事物去幫助自己的家鄉與社區；從助人工作中學習、成長與改變。更重要的是激發在地青少年的活力、視野、關懷與行動力，透過有趣的創意方案使社區永續發展。在地青（少）年比擬為「家鄉容顏的化妝師」，希望透過他們的社區參與學習去改變家鄉的容顏。

我們從以下三個面向，思考在鄉村藉由區域性教育培力(empower)(empower)，進行在地化學習行動時，應該重視的價值：1．環保生態—創新的綠色消費方式、再利用、再生等方式，改變資本主義社會中習慣消耗能源習慣，降低對物的需求。2．清平／清貧—將「向貧窮學習」、「向社區學習」的概念放入行動計畫中，學習溫柔地對待舊物、環境與他人。3．社區營造與聯盟—讓孩子們成為社區營造的參與者，並透過共同經營二手物品的經驗彼此聯盟；讓原本互動不高的社區間，提高彼此的參與，創造花蓮社區間的聯盟營造。

本文即是我們透過社會參與由社區出發，走向三地合作、策略聯盟的一個初階段的回顧和分享。

貳、社區閒置空間的再利用與鄉村孩子教育的另類可能

鄉村人口外流，閒置空間處處可見。政府單位早在十年多前開始鼓勵閒置空間再利用，全台灣閒置空間方案紛紛出籠；而諸多風光剪綵後並不如預期的活化運用，甚至被稱為「蚊子館」¹。根據我們的經驗，空間再利用的關鍵不在於「空間內部所放置的東西」；而在於此空間必須成為「關係的落腳處」。閒置空間再次閒置所反映的問題在於，空間沒有成為地方住民能夠與之產生關係的所在，以為空間佈置、改裝就可以讓空間重生。

如同喻肇青（民 89）所說「家應該充滿關係，而非充滿東西」，當我們開始籌畫壽豐鄉的閒置空間再利用時，我們以「關係」為設計的基準，思考如何將此空間視為一個平台，在此平台上促成各種關係的流動、停留、串聯與延伸。我們將空間的平台，作為此區域兒童青少年與自己家鄉關係建構的場域。如何讓生活者與生活的空間孕育豐厚的關係，將會是閒置空間是否可以活化的關鍵。

一、空間活化

分別位於花蓮縣中區壽豐鄉、鳳林鎮、光復鄉三個鄉鎮的三個合作組織²的活動據點，皆是過去社區中的閒置空間，分別經過社區人士的同意下取得使用權，帶領在地青少年進行空間重整與活化的工作。

（一）壽豐鄉青少年公益二手商店

第一家社區二手公益商店設於花蓮縣壽豐鄉豐山村，是一棟典型的日式風鼓斗建築，約有 60 年以上的歷史。在屋主離開後，就成為該社區的閒置空間，因為本身建築造型的關係，免於拆除的命運。97 年在該社區的牛犁社區發展協會努力下，取得建築的使用權。並邀請我們這個由東華大學教研究教授、助理及大學青年所組成的工作團隊，帶領社區國中小學生以經營「社區公益二手商店」，作為參與社區行動的開始。商店運作了一年漸有起色，從摸索期的工作中，我們逐漸發展出向外策略聯盟的構想。

牛犁社區發展協會長期耕耘地方，並有多年、多項閒置空間再利用的成功經驗：豐田文史館、口袋公園、老校長的家、天送伯文物館、林業展示館等；對於閒置空間再利用的經驗豐富且多元，成為工作團隊的重要後盾。

¹ 公部門又推出「滅飛計畫」<http://youthhub.net.tw/yictm/activities/activities.php>「針對過去政府未經審慎評估而興建的「蚊子館」，透過「滅飛創意經營大賽」，由青年團隊提出營運企畫，恢復各地「蚊子館」生機。」

² 下文將以「壽豐團隊」、「鳳林團隊」、「光復團隊」稱之

(二) 北林社區活動中心

北林社區位於花蓮縣鳳林鎮的北區，居民大多務農為生，屬於典型的鄉村社區，因為在地青年想要實現自己對家鄉的願景，組成青年團。北林團隊將過去鮮少使用且大門深鎖的社區活動中心，作為社區中兒童、青少年與老人的交流場域，並帶領孩子們進行環境的美化，將過去用途單一的空間，賦予多樣化的功能。鳳林鎮參與教育部數位學習中心計畫，培養了一批有數位能力的社區居民。為了延展與串聯，在此次兒童青少年串聯、策略聯盟計畫中，北林社區將網路商務的概念放進來，協助其他社區的青少年兒童熟悉網路商務的運作，並藉此將二手物、家鄉農作等推展到花蓮以外的地區。

(三) 啄木鳥的窩

啄木鳥的窩，位於花蓮縣光復鄉。主要經營者為啄木鳥全人發展協會，以二手商店的經營，早期以擺夜市為經營方式，募集當地弱勢兒童、青少年學習基金及社區急難救助基金。98 年開始利用閒置空間設置店面。該建築空間在屋主搬離後就閒置在社區中，包含屋旁的空地，在啄木鳥協會的經營下，二手商店做為內部空間的活化策略之外，並且預計規劃外面空地做為當地少見的藝文場域，讓在地孩子嘗試不同的活動形式與內容。

二、弱勢關懷

三個位於鄉村的社區工作團隊，原本即皆以「弱勢關懷」為主軸，但不同於身心障礙的弱勢關懷，而著眼於「看不見的弱勢」為關懷的對象。

(一) 產業弱勢

如上文所述，鄉村的農人在資本主義下絕大部分是弱勢，工作團隊期望透過行動方案的推行，最大經濟利益應該落在生產者的農戶，而非中間商或販售商。藉由農作及土地的關係，增加人的互動而不只是商品的交易；是一種健康身心的關照與關懷，讓大家可以為這片土地盡一份力。透過兒童青少年的參與、跨區域的合作、尋求資源的整合，能找到一條屬於在地農戶的新出路。讓在地關懷不僅止於表面的行動，而是看到深層的需求，由根做起，扎根於斯土，深化行動實踐的意義。

鄉村不同於都市的產業，鄉村的生計可以透過價值的轉換而有所不同。二手公益商店是一個關照弱勢生計的一個觀點，以綠色消費為策略，實際上期望達到惜物的生活習慣、資源的互通有無。藉由物品的再利用、再生等方式，改變對於物的看法與使用方式。二手公益商店的經營模式可以透過推廣的方式，讓其他

區域作為參考案例，創造新的不同地區合作的可能，建立起屬於鄉村的在地價值。

(二) 弱勢青少年

鄉村的孩子處在不利的起點，被放置在同一個計算標準下去衡量其能力，例如 PR 值。而分數往往外界認識鄉村孩子的直接媒介，留在鄉下的兒童、青少年輕易被貼上競爭不利的標籤。本文所提的三個合作團隊，主要參與成員即是這樣被標籤化的鄉村孩子。站在區域發展的立場，這些孩子卻會是在地未來的根本。所以三個團隊過去各自以不同又類似的方式，協助弱勢兒童、青少年找到新的自我認同與能力；企圖為所在的區域培養未來的人才，也促成彼此的結盟合作。

我們共同的思考是：學校系統中對此群弱勢孩子較難給予特殊的學習，只能以學業為主的單一標準要求，「社區」則可提供另類學習管道與方式；讓學業成就不亮眼的孩子，從社區參與的經驗中發展專長與興趣，給予他們成功的學習經驗。踩在家鄉土地上，親近自己生活和興趣的學習和所得，若能同時獲得社區發展和自我成長的肯定，會是這群弱勢孩子很重要的培力(empower)(empower)模式。Noddings (1984) 提到關懷就是一種關係，透過社區閒置空間的再利用，復活後的空間可以成為社區之間相互關連的新/心「所在」(place)。

參、在理念和實踐中結盟

一、結盟與行動

(一) 壽豐團隊

源自於社會企業的理念，藉著傳統社區中換工、互助的概念，摸索出在地的、社區二手商店營運模式。並從中去理解弱勢兒童青少年的所需與困境，找到弱勢孩子培力(empower)的關鍵處，針對孩子們的需要研發他們所需要的學習內容與模式。

參與的孩子除了學習空間規劃、經營管理之外，著重自主性培育，及發展對社區的關懷與促成發展社區參與。並透過老建築改建，與社區協會合作成為社區導覽據點；積極與社區產業產生關連與合作，並且培訓兒童青少年作為導覽人員，協助參訪相關事宜。且為了擴大視野，參與了農委會推廣的鄉村英語導覽人才培育，培訓國中生成擔任社區英語導覽人員，也開始接待外國參訪團體，介紹自己的家鄉與社區給外國友人。

團隊成立一年多的時間，曾經執行的活動包括戶外教學導覽、特色商店參訪、參與東部永續發展博覽會活動、發展在地與外地資源聯結方式、規劃青少年兒童的社區參與行動培訓課程等。

(二) 鳳林團隊

鳳林鎮為典型之傳統農村，老人們的農村生活智慧與美學，常在無意間展現，「石駁披曬著一瓣一瓣鹹菜，油菜花旁阿婆細妹正蹲著採收花生」(黃啟瑞，無日期)，艾草粿、手工包子.....這些屬於台灣鄉村中最不起眼、但卻值得學習的人與事。在數位學習中心的進駐後，社區媽媽學習部落格網路行銷，以數位化的方式，在網路上行銷自家產品，增加地方收入。

北林團隊與在地牛根草社區促進協會、東華大學環境學院有著密切合作的關係，該社區嘗試發展生質能源為未來的產業，建構出自給自足的無毒家園理想。以在地青年帶領在地青少年的方式進行相關的活動，透過參與不同活動的形式，讓青少年嘗試不同型態的活動與多元學習，發展能力。

該團隊成立逾 3 年的時間，曾經執行與參與的活動包括接待生質能源參訪、社區導覽、減碳旅遊的參訪、兒童青少年培訓課程。透過我們的串聯與策略聯盟，鳳林的兒童與青少年參與家鄉的農產與數位化兩種有趣的發展，並將這些經驗，分享給壽豐與光復的孩子，向彼此的社區學習。

(三) 光復團隊

光復團隊是以陪伴、培訓與引導的方式，作為與青少年互動的原則，並設立基金協助花東地區急難的貧困弱勢外，更積極設計未來脫困的策略，協助弱勢找到信心。並與其他鄉鎮如卓溪鄉、豐濱鄉、瑞穗鄉有著互助的關係，與光復鄉的社區協會有良好的互動關係。

該團隊已成立逾 10 年的時間，是目前合作團隊中運作志工最豐富的團體。透過培訓在地青年的方式，作為培育青少年的人才，所以該團隊舉辦寒暑假綠色學校的方式，讓青少年與在青年產生互動。還有進入校園培植親職教育的志工、成立志工服務隊、成長班等活動。

光復團隊在弱勢兒童與青少年培力(empower)工作上，默默的摸索與行動，可說是偏遠中偏遠的行動者。壽豐與鳳林團隊向光復學習志工培育與領導，讓各偏遠的角落，有在地領導人力作為串聯的據點；將弱勢服務的工作紮根於社區生活的角落，而不是過渡仰賴外來的援助。自助而助人的工作模式，是偏遠弱勢青少年兒童最需要學習的功課。

二、策略聯盟的理念

夥伴關係是策略聯盟的發展基石(吳明烈，2007)。在對鄉村孩子的教育有相似的理念下，我們思考以跨鄉鎮的策略聯盟方式，期望透過空間平台做為媒介，以資源的串連、人才的流通與應用，讓花蓮縣中區從事相關的兒童、青少年學習組織，可以產生夥伴關係。一起為花蓮的孩子、鄉村、部落開展不同的未來，點綴起獨具特色的鄉村樣貌。

三地的串連合作是以策略聯盟的方式進行，以前述的三個空間作為行動主體的據點，帶領各區域的孩子進行社區參與行動。這三個合作團隊皆以兒童、青少年為主體，針對鄉村面對的困境，產生行動方案並透過行動的歷程，產生相互培力(empower)的模式。

(一) 二手物

隨著環保意識的抬頭，台灣已經逐漸接受使用二手商品的觀念。對於台灣的鄉村而言，二手物品是當地消費者符合省錢、循環利用的訴求。壽豐與光復，都以店面的方式經營二手商店，作為活化空間的策略。希望透過募集物資達到綠色消費外，更希望開啟在地商店經營的另類管道，可以成為社區多元就業的模式之一。合作團隊的跨區域整合，可以達到資源的互通有無，讓不同區域的需求可以被照顧到。並以二手公益商店的運作模式，達到社區中急難救助，或協助弱勢家庭的場域。

中期目標則是藉此計畫，去銜接經濟部推展的「二手商品交易市集輔導計畫」；培育青少年與當地人善用與串聯公部門資源，使二手物作為社區社會企業的一種可能。除了促進二手物交易，也研發二手物再製（舊衣製作包包、生活用具等）。

鄉村不同於都市的產業，鄉村的生計可以透過價值的轉換而有所不同，二手公益商店是一個關照弱勢生計的一個觀點。以綠色消費為策略，實際上期望達到惜物的生活習慣、資源的互通有無，藉由物品的再利用、再生等方式，改變對於物的看法與使用方式。二手公益商店的經營模式可以透過推廣的方式，讓其他區域作為參考案例，創造新的不同地區合作的可能，建立起屬於鄉村的在地價值。

(二) 農產

花蓮的農人很純樸、很認真，提供在地人無毒、有機的農產品，但是他們卻不知道如何行銷，往往好東西賣不到好價錢或是賣不出去，而北林社區的團隊，看到鄉村本質生計的問題，在地的農人是商業行銷的弱勢，期望透過行動方案激發出創意找出在地農產行銷弱勢的破解之道，注入鄉村多元的活力，並且產生在地關懷弱勢族群創意方案。

花蓮已經有「大王菜舖子」、「縱谷農坊」等小型的直接產銷組織，幫助當地農民推展自然農作、建立銷售管道、甚至安排自然農作體驗與遊程。我們希望藉由策略聯盟、資源分享，讓三個鄉鎮社區裏的在地青少年兒童參與農業運作體驗，從中認識與理解農業、產銷，進而發展對鄉村與農業的認同。

(三) 青少年學習

社區的兒童、青少年為三個合作團隊共同的服務對象，亦為未來的在地青年，我們希望使在地兒童、青少年產生攜手合作的學習模式，大手牽小手作為相互學習的參照對象，發展出屬於在地的學習模式，讓行動的意義深化。

弱勢青少年在學業上表現不亮眼，將來升學受限，且到外地發展的比例較低³，若能從這群「走不了、走不遠」的青少年培育，他們將留在自己的家鄉，培力(empower)這群弱勢青少年，對家鄉的未來是更有價值與意義的工作。因為這群孩子是家鄉的化妝師，他們的改變將帶動家鄉的改變。我們渴望在非學校型態的場域裏，成就重新認識這些孩子的契機，跳脫學校教育的框架要求，從理解開始認識孩子，視他們為獨立的主體，從他們的生活經驗脈絡，延伸其學習（顧瑜君，2009；彭秉權譯，2005；宋文里譯，2001）。

三、結盟與合作的實踐

「夥伴關係就如同活的有機體（living organism），需要細心的照料及培育，並且有時給予維護」（Farmer, 2003: 55）。夥伴關係並非是靜態的，就如同其他關係會經歷成長、成熟與改變。我們期望串連花蓮中區以青少年學習的組織成為夥伴關係，以「策略聯盟」的方式跨鄉鎮進行資源的整合與應用，發展出屬於在地團隊與青年合作的運作模式。這是在三個組織已有穩定運作核心的基礎之下，進行的結盟與合作。三個團隊之間從98年初開始接觸與交流、討論、構思合作方向及未來工作計畫，並擬定先從參訪合作開始的互動方式。近半年的前置籌備，透過團隊間的交流討論認識彼此，也理解各團隊之間進行的工作為何，為合作形成初步的共識；開始運作後，一邊做一邊討論，即時修改與調整，以孩子們的需要為前提，共同研發、探究。

98年4月底開始針對合作模式進行會議，討論規劃出初步的責任分工、培訓模式、社區參與行動的共識、在地青年的參與方式、外界資源聯結與區域資源整合等。並針對三個合作團隊所提的目標進行評估，提出修正方向、既有人力資源的運用等商議，以確保未來聯盟執行的可能性。

三個工作團隊的合作與實踐還在初期的嘗試和摸索，我們除了仍努力於原來各自的重心和社區工作外，也開始透過不定期的分享、交流活動，串連可以運用的資源。六月份三地成員一起到光復夜市擺二手攤，從參與對方的工作中理解與學習；七月份到鳳林學習如何進行英語社區導覽；八月份到馬太鞍體驗阿美族補漁及認識溼地生態；十月份則進行一場美國長島大學學生到花蓮與三個社區的孩子們交流、學習的互訪活動，透過青少年英語導覽，讓外籍友人認識花蓮與在地文化，這群或許在學校成績不亮眼的孩子，卻能在外賓面前大方的以英語介紹

³ 「走得越遠 成就越高」、「一路向北走」是鄉村教育與人才的模式與迷思。

自己、介紹家鄉。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共識是：串連起花蓮中區從事青少年學習組織，以「策略聯盟」的方式跨鄉鎮進行鄉村兒童青少年培訓，並發展社區營造與聯盟的運作模式。就如同在地弱勢照顧不是直接去幫助弱勢青少年，而是讓弱勢青少年參與社區事物去幫助自己的家鄉與社區，從助人工作中學習、成長與改變，更重要的是激發在地青少年的活力、視野、關懷與行動力，透過有趣的創意方案使社區永續發展。

肆、在地化行動中的培力(empower)

一、在大手攜小手中捲動青少年參與培力(empower)

三個工作團隊都希望改善閒置空間提供社區青少年參與社區工作的場域，以壽豐鄉二手公益商店為例，在我們的行動中就包括三種在地青年的屬性：一為本地土生土長的社區在地青年，可能在外地求學、或已就業，在寒暑假或是下班之後參與我們的社區活動的青年；二為在地青少年團體，主要為社區裏國小及國中的孩子，既是社區行動方案參與者亦是行動者的雙重身份；三為從外地來花蓮就讀大專院校的大學青年，透過投身與孩子相處的社區參與過程，體驗行動參與帶來的成長和改變。由於不同屬性的青（少）年參與，參與者的多元身份更可激發出工作團隊不同的創意與活力，透過青年的參與捲動更多的青年加入社區行動。

Compton & McClusky (1980) 表示，社區參與對個人和社區都是一種最佳的學習和教育。參與帶來一種積極的自我概念、一種控制的感覺以及一種對他人的承諾和責任，它能促使個人改變也導致社區的改變（引自林振春，1999）。為促進在地青年參與社區，結合當地青少年一同投入，我們採取跨鄉鎮策略聯盟的方式進行鄉村青少年培訓，進而發展弱勢照顧的在地模式，期許透過青年的參與，以其自身的力量改變鄉村的容貌。這是個以教育為核心的行動歷程，企圖在既有的社會價值之外，發展出屬於鄉村價值，使得外來的大學青年、社區長大的青年、在地兒童青少年透過參與行動的方式深化對在地的認識，同時他們的改變，也代表著鄉村未來的變化。

鄉村不同於都市的產業，鄉村的生計可以透過價值的轉換而有所不同，二手公益商店是一個關照弱勢生計的一個觀點，以綠色消費為策略，實際上期望達到惜物的生活習慣、資源的互通有無，藉由物品的再利用、再生等方式，改變對於物的看法與使用方式。二手公益商店的經營模式可以透過推廣的方式，讓其他區域作為參考案例，創造新的不同地區合作的可能，建立起屬於鄉村的在地產業特色。

二、在陪伴與理解中成就學習的故事

(一) 貼近孩子生活的教育-「面對」

鄉村的孩子普遍純真善良，孩子莽撞的應對進退多半只是孩子們放牛吃草長大的生活裏，用心陪伴和教養他們的人有限。余安邦曾對「社區有教室」課程的分析，認為社區課程的發展，重點在於過程中發現的問題以及處理這些問題的成長過程（王大修，2005）。社區行動的基礎就是許多一連串貼近孩子生活的教育培力(empower)過程。孩子們來來去去，他們自己決定想不想來和大家一起工作生活，在相處中一起激盪出學習的內容的方向。好比「把自己碗裏的東西吃完」、「要穿鞋子才來」等都不是大人強制規定，而是在現實生活引起的討論中形成的。

小宇是這幾個月來，週末時固定會主動來店裡工作的孩子之一。剛認識他時，他是一個遇到問題不知如何是好時，會很快的放棄或屈服的孩子。比如：某天在回家的路上遇到勒索，因為怕對方會找人打他，所以就乖乖回家拿錢給對方；常被同學要求幫忙寫功課想拒絕卻不敢說，只好疑惑著：「幫人家寫功課是一種學習嗎？」來安慰自己繼續承受。在學校裏急著回家找不到自己的鞋子，乾脆光著腳回家；被要求回去找時，沒有方法只是煩躁、發脾氣。

平靜的鄉村生活，很難讓人聯想這些大欺小的事件，而這些卻真實的在日常生活中困擾著這群弱勢孩子。在學校裡，他們功課表現不佳，獲得老師關注有限；隔代教養家庭較難提供孩子面對這類困境的學習指導。這類事件在鄉村弱勢孩子的成長過程中，悄悄的、慢慢的吞食著他們，他們可能學會退縮、或加入壓迫者的群體，以求免於受到壓迫....。

小宇和到店理幫忙的大學生（大姊姊）漸漸熟了，開始會把秘密和困惑提出來，大姐姐透過和小宇的「約定」慢慢導引小宇去思考，而不直接給小宇答案，幫助他認識自己的處境與應對方式，釐清自己在能與不能之間該如何選擇，大姊姊以生活化的狀況實例讓他思考：遇到事情除了害怕、煩和放棄外，重要的是有判斷力，還有解決事情的能力，學習靜下心想辦法或找人幫忙。這樣的約定和效果，需要時間和關係的默契。對大姐姐來說，小宇有時也像一面鏡子-「原來我說的話，他都有放心上，在我要求他的同時，我自己也要以身作則才行」，學習看見和面對自己的不足和潛能。

改造此閒置空間成為商店的目的是成為關係流動與落腳的平台，小宇在這裡開始跟工作團隊產生關係，提供自己生活素材成為學習材料，工作團隊則從中發展出讓孩子們一起學習的方案，從陪伴中讓小宇和其他孩子一起，找到在鄉村平靜生活下難以對外人說明的困境。在店鋪中，我們儘可能不「教導」技術，而是善用孩子們的生活經驗，去幫助他們理解自身處境，從理解中與孩子們共同找

尋出路。

(二) 我在社區裏有一個家-「蕭蘋果家族」

一次去家樂福採買雜物的機會，社區裏四個來自不同家庭的小孩，和來到花蓮唸書、在店鋪裡工作的蕭姐姐一起去採購，意外的組成了商店裏的「蕭蘋果家族」。也許是一起採買、一起吃飯的過程，環顧周遭其他人好像都是家庭式的組成，有個孩子突然對蕭姊姊說：「你好像媽媽喔~帶著我們四個孩子來家樂福買東西耶！」結果不知誰突然說：「對啊，那我們可以變成一家人嗎？」大家你一言我一語的發表自己的想法，有個聲音怯懦的問：「可以叫你媽媽嗎？」車上的四位孩子，媽媽都不在身旁，大姐姐心裏很樂意。所以，大家又七嘴八舌的討論起家族名稱：蕭防隊、蕭售員...等，大家都覺得不好，後來就決定「蕭蘋果」家族，孩子們還討論起家族排行，索興決定每人都改姓蕭吧！

經過這個意外的夜晚，四個在真實生活中媽媽角色缺席的孩子，為自己創造了「媽媽」，而大姐姐則多了四個孩子。後來，他們甚至從捐物中找到一組徽章，決定在店內工作的時候，每個成員都要別上家族臂章。孩子們保護著他們的新家族，並且願意協助「媽媽」招呼新來到的小朋友，因為「我們是一家人啊！」，而且大家一起幫忙，「媽媽」就不會被別的小朋友獨占了。而「蕭蘋果家族」把社區商店當成週末的家，一起從整理分類物資、標價、上架、招呼客人、算帳...學習如何經營二手商店；一起寫功課、閱讀、討論、吃喝玩樂；在相處和陪伴彼此的過程裏，自然的開展鄉村孩子頂真、勤儉、感心、親切、好用的五種特性。

閒置空間在這群孩子與大學生的互動中產生了關係，也使空間成了所在，而何謂「所在」呢？Norberg-Schulz (1971) 認為所在是行動和意向的中心，它是「我們存在中經驗到有意義事情的焦點」。這個中心與焦點和我們之所維繫的是親密感 (intimacy) 和關切 (care taking)，是一種重要的人類需求。這個被「關切」的「所在」，安置了我們曾經擁有的許多經驗，同時「關切」也包括了對此「所在」的真實責任與尊重，因為「關切」確實是「人與世界的關係之基礎」(喻肇青，民 90)。

伍、鄉村教育與區域發展-代結語

策略聯盟的方式除了可以促成花蓮中區壽豐、鳳林以及光復三個地區的交流，企圖擴展「社區」的概念到「區域聯盟」；主要希望提升鄉村青年的視野並且將行動的腳步拉大、拉廣，以建立青(少)年參與社區的合作性機制，營造青年參與社區公共事務的氛圍。因為在步調緩慢人口老化的鄉村地區，唯有透過青年參與社區才是落實環境教育推展、活化閒置空間、帶動區域發展的可能。這樣的努力方向可以將在地青年的建築、空間設計等專業運用至傳統老舊建築改建、北

林社區活動中心、啄木鳥的窩旁閒置空地活化的面向上，深化青年家鄉及土地的歸屬感、認同感，經由實地探查、訪問二手物品交流店家，激發深化創意點子。還可培訓到外地求學的青年推廣「多一公斤的旅行」(招募二手物資)概念，學習擴大將資源連結的面向；舉辦花蓮中區在地青年協力組織培訓工作坊，連結青年網絡。創造更多樣化、多元的社區參與及體驗公民社會參與的機制。

長遠來說，我們希望除了花蓮在地三個跨鄉鎮合作組織外，漸進的拓展策略聯盟的夥伴關係，到台灣西部和南部偏遠山區的兩個原住民部落-新竹縣尖石國中的泰雅族孩子、屏東縣泰武鄉佳平村有豐富排灣族文化和農事、美食的Kaviyangan部落居民。我們希望透過東華大學師生、在地的社區工作者、外地合作夥伴、及畢業後在外地參與服務的社區工作者，串連起六個社區的策略聯盟，進行大學、社大、社區間相互合作的社會參與模式。

以關懷弱勢行動、向社區學習為出發，我們串連起包括台灣東部(花蓮縣壽豐鄉豐田社區、鳳林鎮北林社區、光復鄉啄木鳥全人發展協會)、中部(新竹縣尖石鄉玉峰社區)、南部(屏東縣泰武鄉佳平村Kaviyangan部落)等地從事兒童青少年學習與弱勢關懷的教育與社區工作團隊。以「策略聯盟」的方式相互提供資源與支援平台，以社區和部落兒童青少年為主體，藉由在地志工媽媽、社區返鄉青年、教育與社區工作者的陪伴、引導、串連，透過「在地培力(empower)」、「移地學習」等運作模式；跨鄉鎮進行兒童青少年培訓、社區文化交流、社區導覽體驗、社區產業行銷等策略，發展出偏鄉弱勢關懷、社區學習的合作模式。除了強化社區兒童青少年對家鄉的認同和責任，也透過交流串連和相互學習的機會，擴展社區參與者的視域，形塑和轉化偏鄉的容貌。

這樣的教育培力(empower)行動串連，對於偏鄉的區域發展有什麼助力呢？我們有以下的思考和想像：首先，對於培育在地青年種籽而言，透過青年實踐工作坊的參與，學習資源的聯結與應用；以區域青少年組織串連工作，改變在地青(少)年的生活樣貌；深化對社區的認識並以行動落實社區照顧的實踐力；而合作團隊的交流，也能學習從在地放眼不同場域，培養眼界。其次，至於來到鄉村求學的大學青年，也有回饋在地社區、協助拓展社區農產品多元行銷管道的可能；從實作中認識自身社會責任，產生相互學習的合作模式；並學習參與社會行動方案的規劃與實作，深化學習的品質。再說，以此為基礎對社區裏的非營利組織而言，也能形塑新的培育在地青年人力模式，作為在地組織的參照；串連NPO組織交流的機會，將資源發揮到極大值；並與在地青年建立合作夥伴關係，深化在地服務；甚至形成新的策略聯盟形式，發展在地NPO的工作特色；而若能提出多元的行動方案與人員參與組合，又可活化組織。

因而區域性教育培力(empower)的在地化行動對鄉村社區而言，是很好的嘗

試。比如：透過青年在社區持續穩定的參與，改變社區容貌，社區青年的行動將使鄉村更有活力；推動青年社會參與，可帶動社區整體成員的參與度。還可進一步串連中小學教師，使學校的資源與鄉村資源做連結；藉由社區照顧行動方案執行，使鄉村生活環境更加友善。長遠來看，亦能建立花蓮中區環保、節能、綠色消費等地方特色，以此帶動地方產業發展；最重要的是建構花蓮以 NPO 與在地組織結盟伙伴為核心的在地社區學習的模式。

這是一個懷抱理想、真誠實踐的歷程，也是一個在社區踏實耕耘的基礎上，放眼鄉村的未來，積極尋求策略聯盟的初步嘗試。我們希望藉由區域性教育培力(empower)的在地化行動，逐步拓展至跨鄉鎮的結盟交流、移地學習之旅。鄉村不會只能是落後的象徵，在鄉村的努力不只是在地教育培力(empower)的企圖，我們的宏願是讓不同偏鄉的孩子在開拓眼界中肯認家鄉，也讓城市/外地人有機會透過交流，看見自己家鄉的潛力、向鄉村學習。

參考書目

- 王大修 (2005)。由能力指標引導教師課程的問題意識：一個課程實踐的發展經驗。教育研究月刊，136，125-133。
- 宋文里譯 (2001)。教育的文化：文化心理學的觀點。台北：遠流。
- 林振春 (1999)。社區營造的教育策略。台北：師大書苑。
- 吳明烈 (2007)。建立終身學習機構夥伴關係的策略聯盟作法研議。師大學報：教育類，52 (3)，1-18。
- 彭秉權譯 (2005)。批判教育學的議題與趨勢 (Barry Kanpol 著)。高雄：麗文。
- 喻肇青 (民 89)。家應該充滿關係,而非充滿東西。康健，26，64-66。
- 顧瑜君 (2009)。在地化教育的區域性價值探究。發表於 2009 年亞太地區教育社會學論壇，台南：台南大學。
- Farmer, L. S. J. (2003). *Partnerships for lifelong learning*. Worthington: Linworth.
- Klan, N. J. & Hurd, J. (2002). Realizing the promise of artnerships. *The Journal of Business Strategy*, 23(3),38-42.
- Noddings, N. (1984). *Caring: A feminine approach to ethics and moral education*. Berkerl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Norber-Schulz, C. (1971). *Existence, Space and Architecture*, NY: Praeger.
- 黃啟瑞 (無日期)。
<http://orip.wordpress.com/2008/10/25/orip14%E3%80%91o%E2%80%99rip%E5%BC%8F%E7%9A%84%E5%B0%8F%E9%8E%AE%E5%9C%B0%E8%AA%8C%E5%BB%BA%E6%A7%8B%E2%80%94%E2%80%94%E9%B3%B3%E6%9E%97/>